

歷史空間

廈門「三官道院」的歷史沿革與未來建設

清代道光年間修纂的《廈門誌》等書記載，歷史上廈門市曾有三官宮，道教正一派稱為「三官道院」，就在該市東部，係廈門較早的道教大型宮廟之一。根據相關文獻線索，我們進行實地考察，找到了該宮遺址，它坐落於思明區白城街道曾厝垵社上里區域，離三角梅公園不遠。綠樹掩映之下，三大殿的牆基，還有洞府、神壇、香爐等，依稀顯露出昔日曾經有過的輝煌。經過測量，可知歷史上的「三官道院」及其附設亭閣台榭佔地面積約在三百畝左右。

追溯起來，廈門「三官道院」由來已久。祭祀主神「三官大帝」，發源於上古時期祭天、祭地、祭水的民俗傳統。《儀禮·覲禮》稱：「祭天燔柴，祭山丘陵陞，祭川沉，祭地瘞。」意思是說，上古先民通過燒柴來祭祀上天，將物品沉入水裡祭祀河流，將物品埋進土裡祭祀地祇。這種原始信仰在後來逐漸演變為崇拜唐堯、虞舜、大禹。到了漢代，道教以唐堯為天官、虞舜為地官、大禹為水官，號稱「三官大帝」。從此祭拜「三官」成為道教的基本制度和神明文化的重要標誌，代代相傳。隨着人口的遷移，晉代以來，中原一帶的漢人先後移民到同安。唐宋時期，有一部分先民至嘉禾里開發，這就是廈門的先祖。出於平安的需要，先民們把原有的三官信仰也傳播到廈門。明清之際，「三官大帝」成為廈門民間道教重要朝拜對象，並且在弘治（西元1488—1505年）間於曾厝垵一帶上里區域建造了三官宮（三官道院），作為重要的道教活動場所，曾經香火旺盛。但是，民國以來，由於兵荒馬亂，風吹雨打，廈門三官道院逐漸衰落，加上「文革」人為破壞，神像被拆除，宮殿被毀損，規模宏大的三官道院只留下斷垣殘壁，這是非常可惜的。

改革開放以來，廈門道教與全國各地一樣，迎來了歷史上最好的時機。政府根據憲法，落實宗教政策，2006年批准成立廈門市道教協會，兩岸四地的道教文化交流更加頻繁地開展起來。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恢復重建廈門三官道院，這是很有意義的。

三官信仰以唐堯、虞舜、大禹作為崇拜物件，這既延續了悠久的文化傳統，也貫注了敬畏自然的精神。因為天地水「三官」乃是大自然的神明標誌，從最終的意義上看即代表了大自然。敬畏「三官」就是敬畏自然，就是號召信奉者能夠自覺維護生態安全。

三官道院作為道教的標誌性建築之一，長期以來都是道教活動的重要場所。查《四庫全書》等文獻史料可知，全國各地在歷史上以「三官」為名的道教宮觀或堂、殿為數甚多，一些區域甚至用「三官街」、「三官巷」作為地名，說明「三官信仰」曾經對我國社會具有特殊影響。但是，數十年來，廈門三官道院倒塌，道教信眾失去了基本活動場所。如果能夠恢復重建，道教信眾也就有了開展文化活動、進行精神交流的空間。

放眼台灣寶島，可以發現以三官信仰為主體的宮廟從南到北都有。



■三官大帝。

網上圖片

像金山三界壇聖德宮即是供奉三官大帝的一座非常有名的道教宮廟。近年來，台灣同胞經常以道觀為紐帶組團到中國大陸進香謁祖。如果把廈門三官道院恢復起來，就可以增進交流和相互了解，加強中華民族凝聚力。

道教三官信仰的最重要內容是勸導信眾去惡行善。宋代宰相張君房編纂的《雲笈七籤》卷十六《三洞經教部》記載，三官的基本功能是考校人的功過，認為人不論行善還是作惡，三官大帝都是瞭若指掌的，他們手中握有「鼓筆」，會對每個人的行為仔細記錄。《元始天尊說三官寶號經》稱：「得道神仙，皆有三官保舉」，惟有行善達到道教規定的標準，才能晉升相應的神仙品級。在道教經書總集裡，收錄了《太上三元賜福赦罪解厄消災延生保命妙經》等一系列經典文獻，都是以勸人行善為宗旨。此外，有關三官信仰的經典也包含了豐富的養生文化內容，道德與養生在三官信仰體系中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恢復重建廈門三官道院，可以提供一個社會文化教育的平台，引導廣大信眾遵紀守法，通過道德養生來提升人們的精神境界。

經濟的發展與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運用傳統文化中的各種有益因素來推動廈門的經濟發展，這是未來廈門市經濟建設、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工作。長期以來，圍繞三官信仰，形成了不少曲藝作品，也有不少雕塑繪畫作品。這些作品蘊含着先民們探索、認識宇宙的積極態度和尊重自然的精神。其中有不少故事可以通過新的詮釋，開發成為電視劇以及相關的文藝形式，這是大有可為的一個文化領域。

（本文作者詹石窗，哲學博士，四川大學老子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詹石窗

豆棚閒話

■文：蒲繼剛

溜鬚·拍馬·狗腿子

咱們老祖宗的思想與語言都很豐富，也很幽默，他們把那些扭曲自己人格、尊嚴，逢迎上司、主子，以達到某種目的人的行為叫着溜鬚，或者叫着拍馬，並把那種人叫着狗腿子。

「溜鬚」的典故來自於宋朝宰相寇准。這位北宋政治家、詩人在一次宴會中，鬚鬚沾上了飯菜。當時的副宰相丁謂趕緊用手去給寇准擦鬚鬚。寇准已經看出了丁謂的為人，對丁謂那種小人的嘴臉十分厭惡，便說道：「你身為副宰相，怎麼可以為上司擦鬚鬚呢？」

從此，「溜鬚」便成為無恥小人不顧尊嚴，巴結上司的代名詞。當然，不知丁謂有何感想，當時尷尬不尷尬？但尷尬歸尷尬，溜鬚照樣溜鬚。在小人的眼裡，只有利益，沒有尷尬，更沒有尊嚴，所以，溜鬚照樣盛行。

「拍馬」的典故則來自於古時候西北的遊牧民族。那時，牧民一切生活都離不開馬，跟馬的感情很深。平時人們騎馬相遇，常常會拍着對方的馬屁股說：「好馬，好馬。」後來，人們又發現，拍拍馬屁股，馬會覺得舒服而變得很溫順。再後來，有的人看到有權有勢的人來了，便上去拍着馬屁股連叫：「好馬，好馬。」在這裡，拍馬不再是禮數，而成了趨炎附勢，曲意奉承的刻意行為。拍馬屁股會拍得馬很舒服，拍有權有勢的人呢？當然會讓有權有勢的人顏面大悅。有權有勢者顏面大悅後，當然會給拍馬屁的扔幾根「骨頭」，拍馬屁者何樂而不為呢？當然，拍馬是為了騎馬，騎不上馬，也要得到幾根「骨頭」，要不拍馬又有何用呢？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拍馬經」。所以，被拍馬者還是應該頭腦清醒些，別讓拍馬者給賣了，還幫着數錢，那就悲哀了。從此，「拍馬」一詞便成為小人向上鑽營，不顧廉恥的代名詞。

而「狗腿子」由來的寓意則更入木三分。傳說從前，有一個富人斷了一條腿，他手下的奴才為了討好主子，竟然說：「主人，把我的腿砍下來給你安上吧，我可以換一條狗腿。」富人說：「那狗不成了三條腿嗎？」奴才又說：「可以用泥捏一條腿給狗安上。」傳說從那以後，狗撒尿總是把一條腿抬起來，是怕把那條泥腿給沖壞了。

民間把溜鬚拍馬的狗腿子諷刺得如此尖刻、辛辣；如此不堪入目，而現實中，溜鬚拍馬的狗腿子為什麼還有如此之多呢？我想，首先這與封建專制制度脫不了干係，因為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現實中，一切的資源，全都掌握在皇權之中。要想在生活中（主要是物質的）多獲得一些資源，多獲得一些利益，只有做奴才，只有崇拜皇權，依附皇權，只有唯上，人身依附，才能過得好一些。也就是說，你必須溜鬚拍馬做狗腿子，才能獲得多一些的資源。否則，你只能一輩子受窮。

為此，做不做一個溜鬚拍馬的狗腿子，要不要得到更多的利益，便成為一個問題。

封建專制制度不僅壟斷了所有資源，為此，還誕生了封建專制文化，從心靈上來禁錮小老百姓，使他們從心理上來說，只唯上，只唯利益，而不敢追求真理，追求公平、正義。於是，溜鬚拍馬的狗腿子便綿延不絕，俯首皆是。

當然，如果社會能做到公平、正義，能公平、正義地分配資源，財富，便不會有這麼多溜鬚拍馬的狗腿子，更不會有想把自己的腿砍下來，給主子接上，把狗腿拿來，安在自己的腿上的變態者。

文藝天地

浮城誌

■文：陸蘇

一隻翅膀的錦

錦說，只有婚姻是危房，外遇才會是龍捲風。

錦還說，對前夫的龍捲風免疫過當，她才會成了廢墟。

錦說的廢墟是失婚單身。

廢墟了的錦倒是活出光彩來了，不但不似人們想像中的抱窩後又空了巢的可憐的母雞，倒是鳳凰涅了槃、孔雀開了屏。衣着髮型之時尚就不說了，連身材都被她的一、三、五瑜伽，二、四、六暴走，十天半月的來一回香熏SPA的，搞得越來越彎曲，令許多要事情的看客的眼光不自覺地發直，很直很直，直得像又快又利的小李飛刀。

錦的新生活讓本已為她儲備了大把同情的淚水和安慰的言辭的好心人們多少有些不適應，繼而對她可能的破罐破摔表示出極大的關心。他們通過排查、打聽、臥底等偵察手段，試圖幫她找出外因並予以人道主義的挽救。倘若找到半點疑似的星星之火，趕緊以傳銷的熱忱和形式迅速燎原及廣而告之。如果遍尋不着，就學美國人對伊拉克的那套，沒有找到更證明有問題和態度不夠合作。

總之，失婚女人不蓬頭垢面、到處哭訴、一夜白髮什麼的，成何體統？就算真的是化悲痛為力量了，也得在經人百般勸說、鼓勵之下方可行動嘛，怎麼可以自說自話地就堅強得沒事一樣了呢。真是太不懂事了！

偏偏，錦向來不是以博得別人的同情為榮譽的人，也不是遭人非議就當了真就痛不欲生的人。她說，女人的魅力來自於獨此一家別無分店特點，而不是全票通過的優點，而特點往往是帶有爭議效應的。一句話，就是有非議證明還有本錢。所以非但不用捶胸頓足，還可以竊喜。

錦曾經恨不得把前夫剁巴剁巴餵了果子狸，現在卻對又開了梅花的前夫大為佩服和感激。佩服是因為他眼明手快，一經發現愛情的歌劇已成肥皂劇，就果斷地退避離場；感激是因為幸虧了他的成全，她才有機會從婚姻的柴、米、油、鹽裡抽身而出，投入了單身的蜜糖裡。

有時候對着鏡子臭美時，她甚至對前夫有了些許歉意，因為以前的她居然認為不需要為他化妝噴香水穿蕾絲內衣使

一點撩人的風情，導致他沒有任何抵抗力、經不起一點點誘惑，一下子白紙就被變成了花紙；而她偏又嗜白如命不依不饒。事過境遷後想想，對於他的遭遇激情，她是有一定的責任的。

錦的廢墟不但沒有被荒蕪，差一點還成了風景點。春水般的客人紛至沓來，有的想與她合作一把，共起高樓；有的想許以重金，開發度假別墅。浪漫的帶來了玫瑰花，實在的帶來了口罩、消毒水。

但廢墟仍是廢墟，眼睛雪亮的人民群眾用了高倍顯微鏡，也未發現有花紅葉綠暴動的跡象。着實沒趣。

錦對閨中密友說，總覺得現在喜歡她的男人錢是多了點可惜卻少了點，三句兩句就直奔主題，想來無非是看中她僅剩的姿色，沒勁。

閨中密友當頭棒喝，想當初，多少真情都曾大方付與那些個無情又無錢的主，如今何妨將你瓶底的剩酒成全了那有兩小錢又懂得向你買醉的酒客，好歹是有一樣比兩樣都沒要好吧？莫非真要等到什麼都沒得看了空瓶砸了也沒人理了，你才悔不當初？

錦一會兒覺得女友說得不對，可又找不出理由反駁；一會兒覺得女友說得也對，可又不甘心如此這般。

錦只好一邊琢磨着，一邊廢墟着。

日子一天天的過得像踱步的驢，一年的過得像逃跑的賊。



手寫板

小玉米：弔慰也斯老師

這小玉米殊不簡單。它的玉米皮經過廚師的炭火燒烤，再配上淮鹽調味。我是在台北市延吉街的一間有名小店跟我的友人食到這道菜式。我當晚雖亦品嚐其他更惹味的饌菜，但相比之下，小玉米令我耳目一新，更能使我對生命和世界的美有新的體會和感恩。從這個角度看，這碟小玉米充滿詩意。

數月前，即二〇一二年十月尾，我有幸經過朋友的介紹，認識了在病中的也斯老師。我們三人在老師銅鑼灣住處附近的小咖啡館吃輕餐。教授當然和我在研究院認識的各路英雄豪傑一樣博覽群書，不過也斯老師是一位對事物見微知著的讀者，實屬少見。當晚我們聊聊天，也斯老師提起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香港在中外（中國大陸與西方）文學交流中扮演的重要橋樑。其中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舉辦的一個研討會，就正以文會友，交換了不少見解，也在個人層面上，譜出大小故事。在近期的內地、香港矛盾中，香港的地位無謂妄

■文：陳豪

自菲薄，老師之重提舊事，無非以過往的經驗去尋找這地方的路向。當我了解到這些故事未被記錄下來，我在席中情商有一天拿着筆和錄影機為老師作點口訴歷史。

教授的年代對我來說，我不是太年輕，就是在互聯網未普及時已經赴美留學，所以並未聽過這些經歷聞，也沒留意香港文壇和學界發展。可是，也斯老師在閒談中表達的看法並不陌生。我對教授說，很對不起，我對你的作品其實不太熟悉，我留美的那一天決定了不再看中文書。也斯老師對後輩一笑回答，「你去外國，就係係吸收入吔嘅養分。」我是透過旅美的另一位香港學者周蕾懂得也斯老師的作品。我從周教授那學懂了不少視像界面和東方主義的理論框架，就也斯的詠物詩，周氏認為香港作為一個海港的歷史地位可以解讀詩中林林總總的意象。周氏提出了文化可攜性這概念去反駁在華人身份認同問題中的本質論，也對一種以過去的苦難而引申出來的文化認受性作出質疑。周蕾欣賞

心靈驛站

■文：楊曄

孰知世間冷暖

自然界裡最知冷暖的莫過於風。四季更迭，風語是大自然最好的詮釋：「春面不寒楊柳風」，「暖風熏得遊人醉」，「秋風淒切傷離」，「朔氣傳金柝」。

風的形成是地表受熱不均，導致溫度高低不同，為了調節冷熱差異，冷氣壓勇敢地吹向熱氣壓，於是產生了無處不在的風。

降臨世間，其實大自然就已經告訴我們它的規律，只是我們不曾留意。有冷熱不均就有風，有酷暑就有嚴寒，有山就有高低之分，有河就有湍緩之別，有花的炫目，就有草的無華。

人的本能也是最曉得外界冷暖，於是天熱人們用扇子避暑，天冷人們點火取暖。現在人們發明了空調調節人們所需的溫度。

世間人情亦是冷暖自知。表達人情人心冷熱的詞彙很多，比如冷嘲熱諷，熱火朝天。處世冷漠，待人冷淡，反之處世熱情，待人熱心。門前冷落車馬稀，亦或者門庭若市熱鬧不已。而雪中送炭是人世

間冷暖傳遞最好的解釋。

可見自然界因冷暖不均形成風，人世間因冷暖不同卻生情。

說到此，我不禁想起一位女士，小區散步時我經常遇見她。因為彼此都遛狗，經常打照面，我們也熟絡起來。她很年輕，身材保持得很好，皮膚散發着光澤，歲月幾乎不曾留下任何痕跡。她總是溫暖地笑着，即使嚴寒飛雪，她的笑容也是陽光般燦爛。她的衣着總是那麼得體，即使在小區遛狗而已，她也總是穿戴光鮮。我猜她一定家境頗豐，而且他的丈夫一定是人人艷羨的如意郎君。

遛彎途經她家時，我很欣賞她家花園的獨特設計。花園前面開了一門，門的下面就是一個十幾米長的慢坡，直通居室。而小區內花園是封閉的，且是台階連接室內與花園，無疑她家的創意是唯一的。

偶爾的一次攀談，我稱讚她家的緩坡設計很雅致。她笑着說，那是為愛人精心設計的。因為她的愛人坐輪椅，這樣的慢坡進出才方便。我愕然，她也沒有隱晦，娓



也斯作品中對記憶、美善和歸屬感的定位，並不是在去人化的民族主義中找到，而是在每一天平平無奇的小事物、小觀察中獲得。

也斯老師的每一個定格、流向、質感、顏色、聲音、形態，它們表現出一個情感，構思，印象，也是一個把我們帶到另一個時和地的運輸工具，但也斯的功力卻令心領神會的讀者忘掉了隱喻的束縛。也斯的詩並不對現代和後殖民作出救贖，換句話說，他的作品是一種不能單從慾望理解的交流。評論也斯老師的文章多不勝數，我不可能在此獻醜。正值香港大學出版社重印《形象香港：梁秉鈞詩選》之際，我肯定有更多更好的論文出現。我想要分享的是，這位孜孜不倦的教育家對生活，旅行，美食，人物和無限的興趣和熱誠。這不就是一個地道香港人的大特質麼？

（作者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國文學哲學博士）

妮道來。原來她的丈夫曾是某單位的一把手，她自己做生意，才財組合，人見人羨。後來愛人遭遇一場車禍，生命倖存，但差點成為植物人。恢復之後，從此不能走路，語言表達也不再是很流暢。自然家裡從以前的門庭若市，一下子門可羅雀幾乎很少有人問津。甚至有人勸她離開他。她卻把自己的生意交給別人打理，專門在家陪愛人。

她特意挑選距離原來家較遠的小區買了房子，而且只買一樓。這樣愛人問起是否有人來過，她可以說搬來了沒有告訴他人。她請人把原來設計精美的台階拆掉，重新鋪打水泥慢坡，為了增加摩擦，使輪椅通過安全，在坡面精心地刻出稜線，這個慢坡長十五米，從居室門口到花園門口一共有一千五百條稜線。每一條稜線她都親自查看，直至滿意。

她說這世間人情可以變冷，但這一生的溫暖不在於職位的高低，不在於金錢的多少，而是能和愛你的人共沐晨風，和愛你的人共度夕陽。

是的，我們不必悲嘆命運的不公，也無需唏噓生命的不平。上蒼賜予了我們生命，給予我們親人、愛人已是至高榮幸，何求更多。

世間冷暖，惟風最知，凡塵冷暖，惟心最懂。